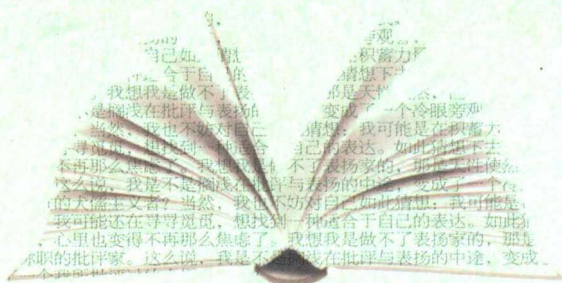


抵抗遗忘



赵勇◎著

Di Kang Yi Wa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抵抗遗忘

时代
文艺
出版社

赵勇◎著

Di Kang Yi Wang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抵抗遗忘/赵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4
ISBN 978-7-5396-3937-6

I. ①抵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文化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G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7314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沈喜阳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7.25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为什么写时评

把这个集子编起来，一个问题萦绕不去：我这几年很忙活，百事缠身，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时评呢？

简单点说，我写时评最初与《南方都市报》编辑的殷勤约稿有关。

2006年以前，在做专业论文之外我也是写过一些小文章的，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，并不为意。现在想来，那些小文虽然也大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快速回应，似可归入时评一类，但我当时只知道自己写的是“文化批评”或“文化评论”的随感文字，却不知道还有“时评”一说，更不知道时评写作已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。2006年10月底，我指导的教育硕士李文辉先生给我来信，说见我为文嬉笑怒骂，与《南都》评论的风格相似，可否为《南都》写点文章？他敢如此说话，是因为其胞弟李文凯先生主持着评论部的工作，他其实是代其弟约请，也是在为我的写作铺路搭桥。

他们的美意让我感动，我就想着不妨试一试吧。很快我接到了评论部编辑李海华先生的短信和邮件，他热情相约，并且还时不时会把一些热点报道发到我信箱，问我此话题能否写一个，彼材料可否来一篇。记得他第一次邮件就发来了两个选题，一是作家洪峰乞讨事件，二是张艺谋打造“印象西湖”的负面报道。他希望我能够从速写来，一挥而就。

但我终于没有写成。不仅这两篇没写，其后的一个月里，李编辑虽数次约请，我都没有动笔。之所以屡屡爽约，一是因为我还不知时评为何物，我得琢磨一下它的写法；二是那段时间，我与单位一千人等恰好遭遇了一件公家的麻烦事，一度弄得我心烦意乱，我也没心情写作。一个月后，我见《新京报》上有篇报道（《周济：论文要写在大地上》），接着又紧跟一篇学者

的评论(《论文为什么必须写在大地上》),读后似有所感,便写出了我的第一篇所谓的时评:《领导发话与学者说话》,然后把它发送给李海华先生。李编辑把题目改成了《我们的高校正在“麦当劳化”》,立刻就让它见报了。从此往后,我开始了与《南方都市报》的合作。

合作不久,忽接《南都》评论部另一编辑何雪峰先生电话,他告我他在北京,第二天想登门拜访,我答应了。那是2006年12月24日的下午,我与何雪峰清茶一杯,在我家的客厅里聊了两个小时。当其时也,原《山西青年报》记者高勤荣刚刚出狱,何编辑就从这件事情说起,谈高勤荣为何因一篇报道给自己带来了八年的牢狱之灾,谈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,谈《南方都市报》的报人传统,谈孙志刚事件的前前后后。此前我对《南都》也有所了解,知道那是中国最敢说话的报纸之一。而听完何编辑的讲述,更让我对这份报纸生发出一种敬意。我甚至觉得,眼前这位年轻的编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《南都》报人传统的精神气质。对于这样的报纸这样的编辑,我没有理由不与他们继续合作下去。

后来,我在网上查到何雪峰的一个说法:“对于一名评论部成员来说,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——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,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。同时,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,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;要有新闻理想,要有胆识和勇气,敢于在尺度上突破,敢于向领导争取。对一个年轻人来说,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。”我想,何编辑当时一定是带着这样一种理念和信念来与我交谈的。如今我得说,他那天的交谈很成功。

就这样,我给《南都》写开了稿子,一发而不可收。现在看来,2007至2008年是我写时评最多的两年,那时候我主要在与李海华、何雪峰、邓志新等编辑打交道,时评也大都发在《南都》的“个论版”上。后来,负责《评论周刊》的周筱贇编辑希望我写一些时效性不太强、文化味更浓的评论文字,我也就逐渐退出了“个论版”,专门给《南都》写开了文化评论。但因为我总是忙乱,便写写停停,常常处在不催不动的状态之中。周编辑不时提醒我,或短信,或邮件,才不至于让我完全中断。但总体上说,近一年多来,我写时评的热情已明显下降了。而且我也知道,这并不是完全用庸忙就可以解释的。

回头想想,我写时评虽然与《南都》的热情相邀有关,但我那时大概也

正积蓄着一种言说的冲动，或许还期待着一个让思考亮相的平台。2005至2006年，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大面积地沉浸在萨特与存在主义的著作文章里，然后写出了个6万字的东西。现在我得承认，萨特的精神气质、思想方式、所作所为等等，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。萨特无疑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作家与学者。他办杂志，做报纸，写时评，大胆实践着“介入”社会的主张，也不断用他的实际行动镀亮了他所谓的“新知识分子”形象。他尤其强调作家与学者征服与占领大众传媒的重要性，在他看来，只有换一套语言来“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”，才能赢得更多的受众，也才能更深入地影响世道人心。

于我而言，萨特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精神洗礼。在此之前，我的精神世界里已安装了一个阿多诺式的批判之维，萨特的到来更是让这种批判有了一个着陆的机会。加上我心仪萨义德那种“对抗”式批评，希望在学者身份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取得一种平衡，向往一种自由言说说真话的境界（我在一篇至今无法刊发的文章中说：“最重要的是说话。以说话为荣，以沉默为耻；以说真话为荣，以说谎话为耻，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荣辱观和座右铭。”），凡此种种，都让我有了一种言说的冲动和力量。那段时间，我仿佛听到有个声音在对我召唤：现在不说，更待何时？

而既然要说话，就有个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在与《南都》合作之初便已大体解决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每当我给《南都》投稿，都会得到邮件的自动回复，其中又总会出现如下文字：“在此大略地交流一下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：一是时效性——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；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，请注意这个‘独特’字眼，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，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，甚至第二个想法，穷尽到第三个，第四个，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；第三点，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，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，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，费心行文……兹录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对社论与专栏的见解——‘我倾向于把社论版看成是制度性的，而把专栏版看成是反叛性的。我把社论版看做是稳定的、庄重的、牢固的，而专栏则可以是快捷的、顽皮的、出人意料的。社论版发言，专栏作家作出反应。如果社论版装备有更大的冲击力的话，那么专栏就有更多的趣味。’”

后来,李海华把《热言时代: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》(第一辑,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)、《热言时代:南方都市报名家评论精选》(第二辑,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)寄赠与我,我也分别从李文凯和李海华撰写的序文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述。老实说,这样的表述让我心动。我知道那是评论部对专栏作者提出的要求,但又何尝不是我为文追求的一个目标?古人云:文章最忌随人后。能道人之所未道,发人之所未发,斯为可贵。今人讲:透过现象看本质,方能说目光如炬。我也常与学生念叨:文章写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两样东西:一是思想,二是表达。既然《南都》的要求与我为文的目标不谋而合,我何乐而不为?

于是,面对材料,我总希望自己想得深一些;每每行文,又总希望自己写得活一些。古人有“尺水兴波”之法,又说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时评虽然格局窄小,字数有限,但我依然尽量考虑如何谋篇,怎样布局。同时,我也尽量动用一些前现代或后现代的修辞手法:举凡调侃、反讽、戏仿、戏说、庄词谐用、大词小用、正话反讲、反话正说等等,我都有过尝试。而如此作文,目的只有一个:力避质木无文,让文章具有一些趣味性与可读性。

这当然是一种写作笔法或修辞技巧,但似乎也可看做一种言说策略。我指导的第一个硕士后来选择鲁迅小说的反讽性做博士论文,最终她把鲁迅反讽笔法的频繁使用归结为一种“言说的困境”。此观点引起了我的深思。我在想,当我也频频反讽起来的时候,这算不算一种言说困境?我当然不敢以鲁迅先生自比,但我也知道,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。谁敢说现在的言说环境就比鲁迅那个时代强出了多少?

检点这三年多的零碎小文,也让我生发出许多感慨。我心里很清楚,许多时候,我是在用自己的文字试探言论的尺度,想弄明白传说中的“高压线”在哪里;许多时候,我又强压住心中情绪,尽量曲笔行文,以免锋芒太露,将“诗美”杀掉(虽然我明知道时评并无诗美可言);还有一些时候,我写出了自认为能够面世的文字,却被编辑善意劝阻,因为他们也在经历着某种煎熬。所以,这些小文虽然并不足道,却也携带着许多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。而每当言论的空间收紧变小,我又会生出一些绝望:当最想评说的事情无法评说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时,这样的言说还有多大意义?这不是一种“不说白不说,说了也白说”的荒诞与尴尬?

所以,我把这些速朽的文字拢成一堆,也许只能算作一次缅怀。我在萨特的感召下起步,却终于不知道它们能对世道人心起多大作用,有多少效力。写作的尽头变成了一种虚无。

话说我给《南都》写了一阵子时评之后,似乎还写出了一点名气。有一段时间,《新京报》、《齐鲁晚报》、《现代快报》、《珠江晚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、《出版商务周报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等报纸的编辑纷纷向我约稿,如今又有了《东方早报》。但我知道,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,也是打不出几棵铆钉的。所以,我虽然嘴上应承,实际上却给这些报纸写得不多,我主要还是在与《南都》合作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,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小文,除绝大部分刊发于《南方都市报》之外,还有上述提及的各家报纸。此外,我早就在与《太原日报》副刊部的王辉女士合作,这张报纸也是我发表零碎小文的一个阵地。借此机会,我谨向这些报纸的编辑致谢,尤其向《南方都市报》的诸位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!

还需要说明的是,编入本书中的文章主要来自2007年以来写就的文化时评,此前的简章短论除三五篇外,均未选入。而囿于本书篇幅,即使这三年多的时评也并未全部录入。自然,这期间稍长一些的文章也就不得不割舍到一边了。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时评往往是急就章,便不可能不留下许多遗憾乃至缺憾。比如,因是报章短论(规定的字数往往是一千五百字左右,最多不超过两千字),下笔就无法从容。故每每成文,总有意犹未尽之处,却不得不“骏马收缰”。再比如,为了抓人眼球,文章见报时编辑常常会改我标题。为了让他们少改,我后来起题目也忍不住会虚张声势,咋咋呼呼(顺便说明,收在集子中的文章有的使用了编辑改后的标题,而更多则是回到了我原来的题目)。又比如,笔墨灵活固然有趣,但是不是也因此有了几分“油滑”?所有这些,只能交与读者评说了。

在今年烟花三月的扬州会议上,我结识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沈喜阳先生,他与我聊出版选题,我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。回到社里他立刻行动起来,才有了我这本书面世的机会。在这里,我要向喜阳君的辛劳付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!也许,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。

2010年6月18日于北京洼里

序 为什么写时评

社会如何让人记忆和遗忘

003 / 户外广告与咱老百姓的政治无意识

005 / 红色景点的“黄段子”意味着什么

007 / 红段子能否战胜黄段子

010 / 红色经典剧的加法与减法

012 / 样板戏：青春记忆与革命情结

015 / “彭丹代言”的“能指”与“所指”

017 / “很黄很暴力”事件的另一种解读

019 / 消费主义与节日记忆的擦抹

021 / 奢侈消费背后的隐蔽逻辑

023 / 电子眼与恐惧心理的形成

026 / 黑砖窑事件后对媒体的反思

029 / 雪灾让“景观社会”变得脆弱

031 / “群众”是政治面貌吗？

034 / 禁用“不明真相”，“群众”呢

036 / 从“不折腾”的翻译说起



039 / 舞禁、思想解放与身体反应

041 / 社会如何让人遗忘

043 / “淡”在中国怎么“扯”

给文化批判一席之地

049 / 艳照门：网民是更大的受害者

051 / 艳照门与网民关系再思考

053 / 封杀汤唯的理由有点滑稽

055 / 当“抵制”变成“恶搞”

057 / 汶川地震唤醒国民的道德情感

060 / “范跑跑”何以打败了“郭跳跳”

062 / 上海楼房倒塌与狂欢话语分析

064 / “3 万元房时代”让人心惊肉跳

066 / “国图”复印费价格下调的喜剧效果

068 / “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”的启示

070 / 给文化批判一席之地

073 / 换一个角度看“繁简之争”

075 / 其实，火星文并不可怕

077 / 网上祭祀更文明？

079 / 绕过“新文化传统”之后

081 / 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

083 / “中华私塾”背后的文化含量有多大

教授的“形象”问题

087 / 高考 30 年：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

- 089 / 领导发话与学者说话
- 091 / 研究生人头费的潜在后果
- 093 / 北大三角地拆除了什么
- 095 / 校园的人文风景是怎样消失的
- 097 / 李银河“炮轰”中的官方话语
- 100 / 从于丹的出场费说起
- 102 / “杀师案”已被娱乐化
- 104 / 程春明是在替人受过
- 106 / 教授的“形象”问题
- 109 / 学术抄袭的另一种解读
- 111 / “汪晖事件”的警示意义
- 113 / 赵树理能“熟读英文原著”吗
- 115 / 编教材不是做时装
- 117 / 阿多诺这个倒霉蛋
- 120 / 教书作为一种志业

恶俗是恶俗者的通行证

- 125 / 10 岁的相声
- 127 / 不想看《英雄》
- 129 / 为什么骂大片
- 132 / 《黄金甲》的滞后反应
- 134 / 胡玫与制作方的权力之争
- 136 / 为什么老纠于丹的错
- 139 / 单田芳最适合《百家讲坛》
- 141 / 《百家讲坛》很难再火了

- 143 / 我对《两只狗》的美学意见
145 / 春晚小品的缺陷是价值观的体现
147 / 恶俗是恶俗者的通行证
149 / 亲爱的,让我们一起刷博吧
151 / 谁在喜欢“注水剧”
153 / 学播音主持是件累人的事情
155 / 宝马车头奔驰的标
158 / 如此解读赵本山,跑偏了吧
161 / 《蜗居》其实很“和谐”

作家不可太聪明

- 165 / 作家富了,穷文学恐有不测
167 / “实力榜”与“富豪榜”区别不大
169 / “作家富豪榜”的毛病出在哪里
172 / 续写《红楼梦》:这件事情很次要
174 / 王朔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孩子
177 / 王朔的多面性
179 / 作家住到哪儿
181 / 作家不可太聪明
183 / 铁主席错了,贾主席怎么还错上加错
185 / 《废都》:“缺席”也许比“在场”重要
187 / 二月河没“挂名出书”也有问题
189 / 由“80后”作家的“入会”说起
191 / 陆天明没必要反应过度
193 / 青春文学:作家偶像化与读者粉丝化

- 196 / 张平从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
- 198 / 怎样争论《风雅颂》
- 200 / 像保护环境一样保护语言
- 202 / 欲获诺贝尔奖,中国作家先要学会两条腿走路
- 204 / 茅盾文学奖的游戏规则
- 206 / 获奖作家的不同境界
- 208 / “中产阶级立场写作”的症候分析
- 210 / 给德国汉学家找点反证
- 213 / 顾彬演讲之后的联想
- 215 / 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
- 218 / 当代作家的软肋与文学唱盛党的问题
- 221 / 文学“唱盛”为哪般

学者如何面对社会发言

- 225 / “知道分子”的来龙去脉
- 228 / 今天我们怎样怀念路遥
- 230 / 余虹之死让我们疼痛
- 232 / 浩然与我们的文学记忆
- 234 / 不合时宜的柏杨
- 236 / 王元化先生的精神遗产
- 238 / 抵抗遗忘: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标高
- 240 / 纪念海子,让我们先来澄清误读
- 243 / 从韩寒的角色扮演说起
- 246 / 巴金当年怎样与读者交往
- 249 / 西南联大被谈论的现实意义

252 / 向吉登斯学习

254 / 学者如何面对社会发言

257 / 向钱理群先生看齐

260 / 说还是不说,这是一个问题

262 / 后记



抵抗遗忘

社会如何让人记忆和遗忘

● 户外广告与咱老百姓的政治无意识

2007年4月27日,一则关于户外广告的新闻引得多家媒体纷纷转载。报道中说,湖北省襄樊市人民广场附近一处房地产项目,因其两面围墙上的巨幅广告画着钞票和钱袋、人物形象,在当地引发不小争议。比如,在东广告墙的最南端,画面上的三个人一溜排开,怀抱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美元大钞,表情兴高采烈,旁边堆满印有人民币符号的“钱袋”。在东围墙广告的最北端,是三个高兴地张开双臂的女战士形象,身边满是印有人民币符号的“钱袋”。在南围墙广告上,共有两处人物形象广告。最西端是三个身穿黄色救生衣的“抗洪官兵”模样的人,手举不知道是英镑还是其他什么外币,喜笑颜开。

这一报道读过,我有点浮想联翩。比如,我想起多年以前朱文曾写过小说《我爱美元》,作品中因有“美元就是美丽的元”之说,遂遭到许多人的大批判;我也想起去年北京的宋庄文化节上,“超女纪念碑”因借用英雄人物雕塑的模本,结果引发众议。虽然广告设计师否认墙上所画的是抗洪官兵、革命烈士等等,但明眼人一看就知走的政治波普路数。

以上所言,其实还不是我最感兴趣的,我的关注点在于记者采写下来的那些“观后感”。让我们罗列几条,一并赏析:记者问墙根处坐在凳子上闲聊的两个人:“这三个拿美元的是什么人物?”一人说:“这三个不就是‘工农兵’吗?”另一个赶紧补充说:“‘工农兵’学‘商’,都向钱看呗。”卖菠萝的老黄边削菠萝边告诉记者:“这不就是‘文革’时期的‘红卫兵’战士吗?怎么会看不出来呢?让‘红卫兵’战士也‘向钱看’,不知是何创意?”襄樊市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,这个画面构图特别让他不能容忍,已经突破了国人的精神道德底线:“这明明就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志士形象嘛!在《江姐》等革命题材电影电视里多次见过这样的场